

不久前,在东方卫视看到上海音乐会演奏挪威作曲家格里格的作品,让我想起了多年前对格里格故乡的访问。

享誉世界的浪漫主义音乐家格里格(1843—1907)是挪威民族乐派的代表人物,他的作品大多以北欧民间风俗、传说、文学著作和自然景观为题材。挪威的民间传说中,有众多的神秘精灵,人们最畏惧又最想亲近的,是森林山妖:头和鼻子长着青苔或树枝,有的二三个头,有的一只眼睛,全身是破烂的长毛,有牛一样的尾巴,外形可怕,但天真多情,黄昏之后出来,在柴堆、菜园、仓库、马厩和牛棚到处栖息,并不打扰人们。太阳出来之前躲进山洞,否则会变成石头。只要不故意触怒他们,山妖乐意同人们友好。在挪威,最典型的标志张贴画和工艺品,便是这些长毛的、衣着褴褛的、丑陋的却无一不让人爱不释手的山妖。

山妖给挪威一代代艺术家注入了无穷的想象活力,是挪威民间和国家艺术灵感的源泉。以山妖为题材的音乐、舞蹈、戏剧、民间文学成为挪威艺术的最高成就之一。其中,格里格的钢琴曲《森林山妖》是王冠上的明珠。

格里格故乡在挪威西部大都市卑尔根。作为这个峡湾国家的入口,卑尔根是欧洲九大文化名城之一。卑尔根人对外人喜欢说:“我是卑尔根人。”他们的确有理由骄傲,哪怕仅仅因为一个格里格。

我们去拜访的那天,细雨霏霏。离市区几十公里的狭长半岛上,大片湿漉漉的森林和花从遍布音乐之王的领地。方圆几公里,只有格里格博物馆、格里格故居和音乐厅。

格里格博物馆开馆时,王后来剪彩。大家忽然发现国王闲着,就让他为格里格的雕塑揭幕。那雕塑是两块高近五米的钢板,直角相接。其中一块是格里格头像剪影,另一块是剪影镂空后的剩余部分。

格里格故居在另一座山坡。一幢北欧传统的上下两层全木结构楼房,主体为白色,门、窗、屋檐饰以淡绿,简朴而美丽。除了一个屋角多了一尊不到50厘米的格里格全身雕塑,一切都保持着格

时隔多年,重游

杭州,每每想起往昔的“人间天堂”。那时,每年暑假外婆都会带着我与姐姐去杭

州看她爸爸。交通不发达,去杭州可是一件大事。杭州的名胜古迹每年温习一遍,沿着十里满觉陇观赏满坡的金桂银桂,那个满陇桂雨的自然之香

韵,此外再也没有在别处闻到过。在路边看农妇们用手翻炒着新摘的嫩绿龙井茶,给我一片含在嘴里那个香涩味又是此生再也寻不着了。从虎跑井里舀满一杯天下第二泉水,放上一枚枚的铝制硬币,浮在水面,可将杯面盖满。

如今,桂花依旧那么香,路边新叶是见不到的了,农妇们都在满觉陇旁的新农屋内推销号称是自制的商品茶叶,虎跑泉水再也托不起那沉重的钢钵儿。

那时的灵隐寺远没有现在这么热闹,从九溪十八涧翻过棋盘山,沿路摘着野松果,数着比手指还细的天竺竹,那个静,哪是时时的旅游者能享受得到的。每次去西湖,船家大娘那杭州官话的“价钱么不要让你得,茶泡你吃吃”,那乍一听不雅

的谐音,上海人在回过意来后,总能勾起一阵大笑。现在那些新船倒还是以前的款式,黝黑干练的船夫也还是那么忠厚亲切,不过上

音乐的精灵

陈世旭

里格生前的原貌。一百年过去,那架创造并演奏过世上最为美妙的音乐的钢琴依然光可鉴人。一位女钢琴家穿着上个世纪墨绿色的大摆曳地裙,微微颌首致礼,然后优雅地坐下来,同钢琴融为一体。她弹奏的全是格里格最具代表性的钢琴曲,高潮是《森林山妖》。乐曲里跳荡着挪威民间的纯朴风情,神秘、深沉、灵动、欢快,让人时而陷入沉思,时而激动不安。

窗外,草坪翠绿,郁金香似火。栅栏后面,树林浓密。远处,深蓝色的海湾在细雨中闪闪发亮。海湾对面蜿蜒的山间,深红的房子尖顶在云雾里时隐时现。

我一时间有些恍惚,不知道是乐曲描绘出这一切,还是这一切组成了乐曲。在迷离中引导我的,是一个天真地跃动着、又老练地做着鬼脸的小精灵。那时候我相信,格里格的灵魂来到了我们中间。一曲终了,余音绕梁。格里格,那个矮个子精灵,就站在他的钢琴后面向我们微笑。

格里格夫妇葬在屋前山坡的崖壁中间,面对大海和夕阳。挪威人每年都要在格里格的忌日到这里举行纪念活动,每次都由国王主持。

两个山坡之间的谷地,掩藏着格里格音乐厅。屋顶上是一片苍翠的青草。背面是一整面落地玻璃窗,窗外海水涌动。每年夏季,世界各地的音乐家来此举行音乐会,一年约三百场,有时一天要安排三场。

音乐厅外,小路沿峭壁一直伸向一块海边礁石,上面有一幢红色的尖顶小木屋,里面只有一张临窗的工作台和一张餐桌。格里格生前常常整天把自己关在里面,除了夫人送饭送水,不让任何人打扰。他在这里感受大海、感受大地、感受森林和冰雪、感受神秘的自然、生命和灵魂。他所有那些伟大的乐曲,都是在这里孕育的。

挪威人把格里格看成挪威的精灵。格里格给了挪威莫大的荣耀,挪威也给了格里格莫大的尊重。

这其实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自己的尊重。

一个有尊严的国家和民族,应该有这样的尊重。

那时的人间天堂

良人

世纪的幽默却很少能引起来自各地不懂沪语游客的共鸣。

那时的杭州菜肴有名的是炸响铃儿与西湖醋鱼,有名的餐馆也不过“楼外楼”与“天外天”几家而已。现在餐饮服务满城都是,从五星的到无星的,从顶楼小包间到临街大排档,各取所需,各得其所。那晚在红泥花园,每盘菜

开学第三天,早课是语文。踩着铃声和风雨声,我拿着书跨进教室,班中大多数同学端坐桌前,齐声朗读课文《岳阳楼记》。扫视一番,发现倒数第二排的一个男同学两眼定定的,一看就是在发呆。我走到男孩的身边,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。他身子猛然一抖,像是被吓着了一样,赶忙抬起头,看着我。我用手指了指他还未打开的语文书,他才回过神来,急忙翻开书本,翻到《岳阳楼记》,找到了大家所读的段落,开始唧唧呀呀。后来的半个小时的时间里,我发现这男孩眼睛时不时游离到窗外,听课内容,故事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,效率肯定极差。

外面的风一个劲儿地刮,雨一个劲儿地下,打开一点窗户,涌进一屋的清冷,心里一阵烦意,想了这风,因了这雨,更是因了这学生,我要想个高招。

寻思着找个时间跟他聊聊。机会终于来了。下午第三节自习,班主任有事让我看一会儿。于是借检查早课笔记之机,我走到了男孩身旁。我拿起他的书,边检查边若无其事地聊。聊他的学科成绩,聊到他的短板;聊

从事文学写作五十多年,出版的书已难以计数,其中有诗集、散文集、报告文学集、小说集、绘本,可谓五花八门。在我已经出版的书中,这两本新书也许可以看作是新的品种。

这两本书,汇集了本人最近二十年中的各种演讲、访谈、对话、博客和在网络上传播的文字。在我已经出版的大量著作中,这是两本很特别的书。书中的篇章,有长有短,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,都是我对这个时代

的真实看法,而且大多不加修饰,口语白描,直抒胸臆。其中的内容,有谈论文学,议论读书,有回忆自己的人生经历,也有对社会、历史、自然和时事的观察、思考和议论。编这两本书的过程,也是自己对这二十年人生和事业的回顾和反思。这些文字,曾经散落在各种媒体的报道、网络的传播和朋友圈的通信往来,把它们集合在一起,竟然有这么多数量和规

喜欢跟八八高龄的老编辑周天聊天。聊完读书写作、日常生活等,就满心喜悦准备告辞。临走时,周老递给我两瓶蜂蜜,我忙推开说:“这个我常吃,购买很方便,你留着自用吧。”他说:“你不用客气,这是我

自己养的蜂。”噢,这倒却之不恭了。这蜂蜜,的确不一般,它是白花花

的近似固体,比普通黄色蜂蜜更浓稠更香醇。不承想,这两大瓶蜜蜂,助我度过了两个多月封控的缺糖少油的岁月。

周天是沪上资深编辑,现代文学史家。三十年前就知道他的大名,也是现代文学史家的丁景唐,用一口浓重的宁波话对我说:“当年是我揪牢周天,做了木老老(许多)事情。”

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,丁老时任市委宣传部文艺处长,了解到“五四”至解放前的革命文学书刊因年代已久,学者与读者找寻不易,就想影印一批,以解燃眉之急。这一任务,具体就落到了文艺出版社理论室主任周天身上。不久,分甲、乙两种,出版《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》,甲种主要是现代文学史料性书籍,如《鲁迅研究资料编目》《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

他的学业,聊到他的爱好兴趣;聊他的网课,聊到在校学习。终于明白症结所在:原来是网课期间,由于少了管束,少了压力,少了自觉,心散了,收不拢了,对回归校园紧张的学习生活不适应了。

关键是老师

罗春花

于是,我佯装心血来潮地提议道:“现在读书了,必须换个样子,老师定几个任务,每完成一个,就奖你一张免作业券。”一听有作业可免,他嘴角上扬,脸上掩饰不住的喜悦,可没过几秒,嘴角就耷拉下来了,轻轻地嘟囔:“我肯定完不成的。”“还没试过,你就打退堂鼓了?堂堂男子汉,这点勇气都没有?”他脸憋得通红。我趁热打铁诱导他:“就默写老师给你圈的二十个实词的意思,你全默对,课文免抄。如果明天课文你背出来,回家的词语练习卷你就免做……如何?”

听我如此说,他眼睛瞪得大大的:“真的?”“真的!”“老师,那我现在就背,你给我十分钟的时间,然后默写。”他摩拳擦掌跃跃欲试,恨不得马上就能默写出这二十个实词的义项。“可以。”言罢,我走到讲台边。在检视其他学生自习情况的同时,时时关注着那男孩的动向。只见他两手捂住耳朵,眼睛微闭头微低,在默默地背诵着我所圈的实词。那专注、凝神、沉浸的样子,和之前的发呆愣神完全不同。

十分钟不满,他拿着白纸过来要求默写了。二十个实词,他默写得全对。我也信守诺言,奖励他一张免抄券。他拿着免抄券,兴奋地说道:“老师,我今晚回家背出来,明天再拿一张免作业券。”

望着他高兴的样子,我舒了一口气:人来到学校,心要一起来,需要过程,但以目标激发内驱力,以奖励回应努力,召回神散的学生,也是很快的,也是

指纹和花园

赵丽宏

模,让人吃惊,也颇多感慨。一个文人,能生活在这个风云起伏、日新月异的时代,是一种幸运,人生因此而曲折,眼界因此而阔远,思想也因此而自由奔放。收在这两本书中的篇章,和我以前的作品有些不同,也许都不是那么讲究谋篇布局,文字也不是那样精雕细琢。它们所呈现的,不是文学创作的成就,而是面对这个大时代产生的丰富感想,是一些直接的记录,是一些冷静的见证,也是一声声发自内心的叹息。

两本书的书名,分别是《我留在世界上的指纹》和《心灵是一个幽邃的花园》。用这样两个有点诗意的句子来做书名,并非为了招徕读者,而是有感而发。这两个书

目》《艺术剧社史料》等。乙种主要是影印革命文学刊物,共两批三十六种,包括《前哨》《北斗》《拓荒者》等,大受读者欢迎。这背后千丝万缕的工作,全是周天带领团队默默无闻完成的。所以,他深得丁老的称赞。那年,周天还不满三十岁哪!

周天1934年出生在江苏东台,后到上海读书。在中学时,就爱上了文学写作,大胆给《新民晚报》寄稿,居然屡投屡中。他自己高兴,还引起报社领导的关注。时任总编辑蒋文杰专门找到他家,原以为是个老先生,却大跌眼镜:怎么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年轻。蒋自报家门,并问周愿意到晚报工作吗?周回说:我还要考大学哪。蒋说:没关系,先工作再说,大学以后总会有机会读的。就这样,还没跨出中学校门,他十八岁就一步迈进了晚报大门,成了报社最年轻的记者……

言归正传,还说要写《昆虫的故事》,就被法布尔有趣的文笔所吸引。周天尝试着从螳螂到蜜蜂,养得兴致盎然。周天住在市区,却常去郊外,为了就是小小的蜜蜂。并且,他写文章谈心心得,与养蜂专家和蜂

农交流,还出席全国性的养蜂专业会议。没几年,他已小有名气。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,上海科影厂要拍摄蜜蜂专题片,请他撰写文学脚本。他立即北上进京,住进了中国农科院养蜂研究所。很快,一部片名为《蜜蜂王国》的科普片就投拍了。由此他想:蜜蜂虽小,却利国利民,为民造福良多,如能多普及蜜蜂知识,有益于养蜂事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。在专家和蜂农的鼓励下,他重起炉灶,开写蜜蜂专著。1979年,约二十七万字的《蜜蜂王国见闻》完稿,全书二十章,用的是大散文写法,将文学性和可读性融汇在科普

中,比如《蜜蜂发怒》《代替语言的舞蹈》《新蜜蜂的婚飞》等章节,读来妙趣横生。周天记得,曾有报道说,周恩来总理有次对记者说:“你们的工作到处采访,充当媒介,就像蜜蜂采花酿蜜,开花结果”,还问一位记者:“你会写散文吗?”小记者腼腆地说:“还没写过。”总理笑着鼓励:“大胆写吧。把蜜蜂的生活写出来多好,多有意义。”这番话,对记者出身的周天来说,也是一种鼓舞,促使他身体力行去实践。科教片《蜜蜂王国》拍摄公映后,荣获第二届金鸡奖最佳科教片奖及文化部优秀影片奖。同时,《蜜蜂王国见闻》一书也付梓印行,距今整整四十年了。当年因为文才出众,他很快调入新文艺出版社,从记者而成为文学编辑。先后出版《<长恨歌>笺说稿》《<创业史>的艺术构思》《文人的悲哀》等专著。我去看他,以往聊得多的不是蜜蜂,而是文学史料工作。有次,联系不上他了,就微信他女儿、儿童文学作家周晴,周晴回复道:父亲住中山医院,没大病,只是常规性的检查。我便释然了。

可以说,几十年来,从兴趣出发,在自家阳台养几箱蜜蜂,到去郊区承包几十箱蜜蜂,周天在养蜂中积累蜜蜂知识。他说,现在年纪大了,就委托蜂场代养十来箱蜜蜂,每年坐享其成。除自用外,还可送送亲友哪!

看不见“本领”,请看明日本栏。

重返校园 责编:王瑜明

十目谈

看不了的“本领”,请看明日本栏。

重返校园 责编:王瑜明

看不了的“本领”,请看明日本栏。



农家乐 (油画) 陈和西